



ICSL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2, No. 1, 2026, pp.45-55.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60105swmlg>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莎士比亚与歌德的整体论思想

王 微 (Wang Wei)

摘要：在歌德著名的成长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莎士比亚母题的融入所产生的不仅仅是互文效果，其意义也远超于不同文化间的关联。通过深入剖析威廉对莎士比亚态度的转变过程和后者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可知：莎翁不仅是威廉的崇拜偶像，更是助其走出平庸、完善人格的精神指引和最终成长“结业”的有力见证。二者在小说中的交集更是从纵向的人生成长和横向的人类存在两个维度反映出歌德丰奥的整体论思想。而这种整体论思想背后也蕴藏着深厚的自然哲学根源。

关键词：《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莎士比亚；歌德；整体论思想

作者简介：王微，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德语奇幻文学、现当代德语文学，电邮：290256206@qq.com。

Title: Shakespeare in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and Goethe's Holistic Idea

Abstract: The incorporation of Shakespearean motif in Goethe's famous education novel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produces more than just an intertextual effect, its significance extends far beyond intercultural association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William's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Shakespeare and the latter's powerful influence shows that: Shakespeare is not only William's idol, but also a spiritual guide to help him get out of mediocrity and perfect his personality, as well as a powerful witness to his eventual growth and "completion". The intersection of the two in the novel is a reflection of Goethe's holistic thinking in the vertical dimension of life growth and also in the horizontal dimension of human existence. This holistic thinking also has deep roots in natural philosophy behind it.

Keywords: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Shakespeare; Goethe; holistic thinking

Received: 30 Mar 2026 / Revised: 24 Apr 2026 / Accepted: 26 Apr 2026 / Published online: 30 Apr 2026 / Print published: 30 May 2026.

Author Biography: Wang Wei,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interests: German fantastic literature and modern & contemporary German literature. E-mail: 290256206@qq.com.

引言

身为“世界公民”的歌德不仅宣告了“世界文学”的到来，更是在文学创作中切实践行了这种超越民族与国界的“世界精神”。在歌德的整个文学生涯中，古希腊文学、古典神话和埃及神话、《圣经》、中世纪诗歌、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品、法国的古典主义和西班牙黄金时代，以及 18-19 世纪早期英、法等国的小说、戏剧和歌剧，还有以中国、印度和阿拉伯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都是不竭不尽的灵感源泉与创作素材。在其笔下，北欧与南国、东方与西方都实现了自由的交流和有机的聚合，并最终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伟大影响。这些作品中，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碰撞不仅造就了跨国性的文化经验空间，更为歌德本人生生不竭的哲思敞开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

在此意义上，被翻译家杨武能先生称为与《浮士德》“同一母体同时孕育生长的孪生姐妹”¹般的皇皇巨著《威廉·迈斯特》系列自是不容忽视和无法绕过的存在。而作为成长小说开山鼻祖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以下简称《学习时代》），对它的研究除了以成长（修养）小说范式为核心理论框架这一主流方法外，不少学者也已从文化史、思想史、神话叙事、互文性等角度对其进行了更细致的考察，比如有论者聚焦该书与希腊神话、莎翁剧作之间的互文关联，通过探究《学习时代》与上述欧洲经典文本的呼应关系，以求呈现其背后蕴含的深层文化渊源。

的确，在《学习时代》中，高乃衣（Pierre Corneille）、拉辛（Jean Racine）、莎士比亚等名字和其作品的融入为小说增添了绚丽多姿的跨文化色彩，然而，作为“世界文学”倡导者与躬行者的歌德，以及凝聚了他数十年积淀的心血之作，这些异国文化元素的运用所带来的绝对不仅仅止于互文效果，其意义也远超于文化上的关联。以莎士比亚为例，他不单是主人公威廉的崇拜偶像和表演素材来源，更是助其走出平庸、完善人格的精神指引和最终成长“结业”的有力见证。而威廉对莎士比亚态度的转变过程和后者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其实都严密契合着作者歌德丰奥的整体论思想。以下，本文将从纵向的人生成长和横向的人类存在两个维度阐释其中的关联，并探究其背后的思想基础与根源。

一、成长的转折：作为整体的人生

作为成长小说的典范之作，《学习时代》的核心内容当然离不开呈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动态变化，然而要在一部作品中把牢人生和成长这般宏远且抽象的主题绝非易事。对此，自幼便痴迷木偶戏的歌德选取了戏剧作为整部作品的切入点和贯连线。追根溯源，整部小说就是由其“前身”《威廉·迈斯特的戏剧使命》扩展而成的（Müller, 2016, p.61）。

小说首章第一句话“演出持续了很久”²（p.1）直接开启并预示着主人公威廉和戏剧密不可分的渊源。“若将其经历分为两个阶段，那么第一阶段主要涉及其自发的戏剧生涯，后一阶段则描画了他在塔社引领下的全新风貌。”（贾涵斐，2018, p.75）可以说，“戏剧生涯”的份量占据了整个小

¹ 参见《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译序，杨武能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

² 歌德（2017）：《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杨武能译。四川文艺出版社。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说的“半壁江山”。透过戏剧爱好者和剧团成員这条线索，威廉个人的命运变迁和成长的心路历程，以及时代背景下的世间百态，都得到了生动而立体的呈现。

具体而言，在第三部第八章中，曾随剧团入驻伯爵府并为亲王演出的威廉一度在贵族圈纸醉金迷的交际中越陷越深，不仅在登台表演时和伯爵夫人“四目相对、秋波频传”（p.166）甚至为了赢得亲王的好感而对后者最喜欢的拉辛滔滔不绝、极尽溢美之词地大加赞赏。乃至亲王“随即便把脸转到了旁边”（p.169），他仍努力“非要把话说尽说绝不可”（p.169）。此时看似贵为军官、实则為塔社成员的好友雅诺正好经过，将威廉拽到一旁，问他是否看过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廉还不以为然地回答：“关于莎士比亚的戏剧我听过很多，但一切都引不起我对它们的好奇，使我去进一步了解这些超越了所有可能，所有规范的庞然怪物。”（p.169）对此雅诺给出了简洁却诚恳的告诫：“如果您能立刻摆脱一切，回到自己孤寂的老屋中，窥视窥视那个陌生而神奇的世界，您的时间将过得再充实不过。”（p.169）相反，“为把这些猢猻打扮得像人一点，为教这些狗学会跳舞”（p.169）只不过是糟蹋光阴而已。

此番忠告“给了威廉一些新思想；他正好需要这样的思想”（p.170）。这样的效果在下文中被精彩地比喻为“就好像一个离旅店不远落入了水中的漫游者，有谁一伸手立刻可以把他拉上来”（p.170）。于是，在威廉接受并践行了雅诺的建议后，“那伟大天才的洪流就卷住了他”（p.170），使其忘我地沉湎在莎士比亚的世界中，“对身外之事一无所知，一无所感”（p.174）。不久他便紧握雅诺的手激动地倾诉他的阅读感受：“这是一些翻开在我们面前的命运之书……我曾经对人类和人类命运有过种种的预感……而今都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得到了印证，得到了发展。好像他为我们解开了所有的迷，而又叫人说不出来……这些大自然极其神秘和极其复杂的造物，展现在他的剧中，活动于我们眼前。”（p.181）

后来威廉甚至能在向剧团经理赛罗等人介绍《哈姆雷特》时侃侃而谈：“莎士比亚想表现的是：一桩重任，落在另一个承担不起它的人肩上。我觉得，全剧便贯穿着这样一条思想红线……一个英俊、纯洁、高贵和极为善良的人儿，缺少成为英雄的坚毅品格，在一种极扛不起，又丢不掉的重荷压迫下，走向了沦亡。”（p.223）由此可见，此时的威廉已经“由初级读者转变为成熟的阐释者、有反思力的接受者和真正的实践者”（贾涵斐, 2018, p.75）。

这一转变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威廉对莎士比亚一人态度的变化。此发生过程反映的更是主人公的认知和格局在内外力的共同作用下不断进步、发展并逐渐完善的经历（Müller, 2016, p.65）。透过这一发展变化，人们便可进一步窥探出作者歌德的人生观和发展观。

首先，从影响因素来看，人的成长和发展是内在和外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一个人面临着发展自己力量、能耐和智慧时期，时时会陷入困惑之中，此刻只要有位好友轻轻点拨一下，他便解脱出来了。”（p.170）曾经的威廉不知如何实现自己的理想，甚至一度为庸俗世界的虚浮乱象所迷惑，以至于将莎士比亚作为“怪物”抵触。经过雅诺这一看似极具“偶然性”的点拨，威廉不仅学会了摆脱那些污浊喧闹的外界纷扰，并且提升了自己艺术上的鉴赏力和判断力，更是通过莎翁的作品开始思索人类命运的奥秘，即在提升美学素养的同时实现了完美心灵的塑造和精神世界的升华。可以说，“主人公既认清了自然所赋予的天性，也把握住了外部世界提供的契机，通过内心

与外界的多重互动，最终兼具行动的身体与美丽灵魂，实现了理想的均衡。”（贾涵斐，2018, p.78）可见，要实现完整的人格塑造，离不开内因与外因的协同发力，两者相互依存，互为整体。

而从作用力的方向来看，人的成长又呈现出“极性”（Polarität）的特点。这一点在威廉与莎士比亚的渊源中也得以充分展现。“极性”本是歌德自然哲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它原指物理上的吸引与排斥作用，歌德将其定义为“两种甚至多种因素坚定地统一在一起的现象”（Goethe, 1887-1919, 133 Bde., p.16, 转引自莫光华，2014, p.26）。对此下文还将进行详细阐释。简单而言，它是指物质间相互处于“不断的吸引与排斥”状态，例如决定地球与宇宙关系的引力与离心力，两股力量彼此对立，但又相互作用、相互指涉。

威廉对莎士比亚和戏剧艺术审美认知的质变过程其实就是这种“极性原则”的典范性注释。在接受雅诺的告诫之前，威廉听说“想赢得亲王的好感，不妨伺机赞赏他最喜欢的拉辛”（p.168），这便直接激发了他在亲王面前对法国喜剧那番颇为尴尬的“高谈阔论”。他人“讨好权贵”的误导，连同伯爵府里一派声色犬马的“大环境”，无疑让威廉离庸俗越来越近，而距真正的成熟、高尚越来越远，对其成长和发展起到了消极的抑制作用。而好友醍醐灌顶般的“点拨”，以及莎翁戏剧世界那魔法般的魅力，让威廉的修养与人格都实现了升华。从另一角度看，前期的迷途对威廉的成长固然无益，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负面影响的显现，才激发出助其踏上正道的指引。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反向的阻力，那么后者便是一种正向的动力。如此，一抑一扬、一斥一吸、一退一进的两股力量在两极之间来回运动并产生多样的形态和无限的可能，这正是个体发展、个人成长的普遍规律和内在本质。而完整的“人”的形成过程也一定是这两种互为纽带的对立或矛盾体综合化与和谐化的过程。正如教士在塔社的神秘祭坛前向威廉所言：“一个人只有品尝过迷误的滋味，他才会长久地思考，才乐于把迷误视作罕有的福分。”（p.459）这种辩证关系也在威廉的“结业证书”上有所体现：“力与力之间经常相互矛盾，它们力图相互破坏，以此维系着自然的存在，实现新陈代谢。”（p.515）值得一提的是，歌德的这一成长观也与哲学家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在个体通往成熟与和谐的途中，生活的不协调与冲突作为必要的过渡区间呈现”（Dilthey, 1988, p.121）一说不谋而合。

再从成长的结果和发展的目标来看，通过以莎士比亚为主要元素的戏剧线索，威廉的“学习时代”映照出的是综合了知识、审美、道德、个性和品格的全面塑造，目的是要培养各种禀赋能力和和谐发展的“完整的人”。如前所述，威廉从一开始对雅诺劝读莎士比亚的建议报以“现在又偶然地恢复了自己青少年时代的兴趣爱好，我不知道是该高兴呢还是不高兴”（p.169）的反感态度。但当他沉迷在莎翁“天神的创造”（p.181）般的作品中时，他不仅能流畅地梳理《哈姆雷特》中主人公的命运线索，精辟地分析和总结出人物的性格、阐释整个作品的主旨要义，甚至还能细致入微地指明剧中那一句话里“藏着理解哈姆雷特这个行事的钥匙”（p.232）。不仅如此，他还明确表示深为莎翁笔下自然的神秘和造物的神奇所震撼，并感慨道：“略略窥探一下莎士比亚的世界，就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激励我，让我在现实世界里迅速地前进，让我投身到悬挂于尘世之上的命运洪流中。”（p.182）由此不仅可见威廉的感受力、创造力和鉴赏力等艺术禀赋的发展提升，更反映出他的个人格局和精神境界已踏入一个更高远、更广阔的世界。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从最初对木偶戏的痴迷，阅读与创作的尝试，到与剧团成员的交流、共事”（贾涵斐，2018, p.75），威廉美学知识的积累与艺术鉴赏力的提升对其完成全面的自我修养至关重要。这正如小说在描述威廉来到塔社的

“祖先堂”时的情景所言：“每个走进来的人，都会觉得比原来的自己更高明，因为他通过这种艺术的和谐和严整性第一次认识到人是什么，人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p.512）小说最后也通过“具有整体意识，对整体感兴趣，能全面地看人和培养人”（p.514）的教士之口暗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当人从事各式各样的活动，或者要求获得各式各样的享受，他也就必须培养自己各式各样的、相互独立的感受力。谁想充分地无一遗漏地发挥人性之所长，或者享受人生，他就必须将自己身外的一切都与这样的享受结合起来，在永不满足的追求中度过自己的一生。”（p.534）只有在“各个各样”和“与一切相结合”的条件下，才有所谓的“充分”和“无一遗漏”的人性人生。

通观威廉的整个“学习时代”，他在趋向完善的道路上习得的知识可概括为两类：艺术知识与人生知识，而他最后收获的“结业证书”也明确道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更多的品格，都潜藏在人的身上，必须加以培养……每一种品格都重要，都必须发展。如果一个只注重美，另一个只注重实用，那么要这两个人加在一起，才成为一个完人。”（p.515）

这种化解审美与实用、艺术与生活、感性与理性、身体与灵魂之间的矛盾，使看似对立的双方渐趋统合的“完人”培养观，有着德国18世纪晚期强调人的“自然禀赋”和各种力量均衡、全面的发展的教育学话语与人类学话语的烙印，其中也不难看出康德（Immanuel Kant）“把人里面的所有自然禀赋都发展出来的教育的理念”（康德，2008，p.444）和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最大限度且按照最恰当的比例，将各种力量塑造成一个整体”（Humboldt, 1903, p.106）之说的影响。

至此可见，在塔社成员的帮助引领和莎翁作品的精神感召下，威廉走过了范式性的修养之路，综合地发展了自己的天性，实现了兼具行动的身体与美丽灵魂的理想目标。而通过威廉对莎士比亚的接受过程，歌德本人着力实现结合美与实用、调和身心以及内外关系、塑造“完整的人”的修养理想与整体发展观也得到了深刻而系统的展现。

二、超越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作为整体的人类

如前所述，莎士比亚既是主人公威廉人生之路的指向航标，更是描摹歌德本人发展观的点睛之笔。而在作者如此深厚的文学积淀和浩繁的知识储备中，何以由莎翁来“担此重任”呢？这就不得不追溯歌德心中的莎士比亚“形象史”了。由此深掘，便能探究出歌德思想体系中具有整体性的人类观和世界观。

在歌德的自传《诗与真》中，莎士比亚的影响便可见一斑：“莎翁的超群绝伦的特长，掷地作金石声的名言佳句，恰到好处的描写，幽默的情调，无不深获我心，铭刻于我的肺腑之中。”（歌德，2013，p.464）因而“莎士比亚像一种崇高的灵感那样吸引和鼓舞着我”（歌德，2013，p.466）。1771年，在法兰克福举办的纪念莎士比亚大会上，歌德就发表了这样的致辞：“莎士比亚的戏剧是一个美丽的西洋镜，世界的历史拴在一根看不见的时间线上从我们眼前滚滚而过。”除了“世界的历史”（歌德，1999，第10卷，p.4），歌德还在沙翁的笔下读到了这样的“人”：“这是自然！自然！没有什么比莎士比亚的人物更为自然的了……他与普罗米修斯比赛，一点一点地学着他去塑造人类。只是它所塑造的人类都无比巨大……”（歌德，1999，第10卷，p.5）在歌德眼中，这样的人物塑造本身就蕴含着辩证的哲理：“尊贵的哲学家对于自然的阐释同样适用于莎士比亚：我们所说的丑恶只是善良的另一面，这一面对于善良的存在是必要的，它是整体的一部分。正如有炎热的赤道和冰封的拉普兰，就必然也有一片气候温和的地带一样。”（歌德，1999，第10卷，p.5）

到了 1826 年,歌德又在《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文中写道:“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一个人,他能像莎士比亚那样洞察世界……并且让读者跟他一起在更高的程度上领悟世界。我们读了莎士比亚的作品,世界就变得完全透明……”(歌德,1999,第 10 卷,p.235)因为“莎士比亚完全是对着我们的内在感官说话,通过内在感官现象力所编织的图像世界立即有了生命,像活的一样;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完整的效应”(歌德,1999,第 10 卷,p.235)。而这种效应直接体现为让世界有了生命的“世界精神”:“莎士比亚与世界精神结伴,他也像世界精神一样看透了这个世界,什么都瞒不过他……大自然的各种因素,天上、地面和海洋的现象,雷,电,野兽都在大声呼喊……文明世界也必须献出它的珍品。科学与艺术,手工业与各种工艺行当都解囊奉献……”(歌德,1999,第 10 卷,pp.236-237)

所以,歌德将莎士比亚的作品比喻成“一个广大的,活跃的市场”(歌德,1999,第 10 卷,p.237)。这个“市场”是个既包罗万象,又有机统一的整体。歌德数次这样强调:莎士比亚“使必然的东西具有了道德意义,从而把古代世界和近代世界衔接起来”(歌德,1999,第 10 卷,p.242),“莎士比亚热情洋溢地将古与今结合起来,在这一方面他是独一无二的。在他的剧作中,他竭力使愿望与应当达到平衡,二者进行强烈的抗争……对个人性格中愿望与应当的最初的伟大衔接没有谁比他描绘得出色了。”(歌德,1999,第 10 卷,p.241)总之,他“把那个巨大的,似乎不能统一的对立在我们胸中统一起来”(歌德,1999,第 10 卷,p.242)。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莎士比亚便“不是像其他作家那样,为每部作品选择特定的题材,而是以一个概念为中心,把世界和宇宙同这个概念联系起来”(歌德,1999,第 10 卷,p.245)。

由此可见,在歌德看来,莎士比亚的作品关注的往往是整个人类的命运,是作为整体的人类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关联。因此,他的创作实则突破了具体的民族和国家之界限,是在更高的程度上领悟世界。

歌德也将这样的感受与体悟妥切地“移植”到威廉成长的心路历程上。威廉曾如此评价莎士比亚的作品:“在这些巨大无比的书里,动荡不安的人生的风暴在发出呼啸,在猛力地把它们的书页翻过来,又翻过去。它们既强大又温柔,既猛烈又宁静。”(p.181)如前所述,受此感染,威廉踌躇满志地表示要“投身到悬挂于尘世之上的命运洪流中,有朝一日,只要能获得成功,我就将从这真实自然的汪洋大海里舀上几盅,从舞台上把它们洒向自己祖国那些焦渴的观众。”(p.182)相较于之前在亲王面前大谈特谈“我通过一位感觉敏锐的法国人的眼睛,看见了那些整个民族顶礼膜拜的君王们,还有那些万众倾慕的大臣们的本来面目,以及他们作为人的迷误和痛苦……一个有着如此伟大天赋的诗人,其生死都取决于一位国君的眼色,不可能写不出一部部也令别的国君,别的王爷喝彩的剧作来啊”(p.169)的言论,“后莎翁时期”的威廉已经将自己个人的命运融入进“尘世的洪流”——即普罗大众,或者可以说是整个人类的体系中,感受到的力量也是来自于“真实自然的汪洋大海”,可见,随着与莎翁的“世界精神作伴”,其人生格局与思想境界都实现了质的提升和飞跃。

通过这一过程人们不难发现,歌德给人的全面发展和完整的人格塑造倾注了一种具有整体性的世界观和人类观,而这一点在威廉的结业证书上也有明确体现:“只有所有的人才构成人类,只有所有的力才形成世界。”(p.515)这由“所有的人”构成的人类和由“所有的力”构成的世界,自

然是超越了特定的时代、国家和民族，具有整体性和普遍性的指涉。也正是因为莎翁的作品弥合了古今之间的沟壑，刻画的是具有自然生命力的人类与命运的抗争，他比其他作家更能助力威廉走向更高的“整体人生”。

借助莎士比亚留在威廉人生中这浓墨重彩的痕迹，歌德也吐露出了自己心中壮阔的世界图景与广厚的“人学”概念。歌德关于世界和人类本质属性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世界是一个由包括宇宙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其间“自然使所有的事物各各有别，但所有这些事物却极力要融合在一起。她使每一事物互不雷同，其实正是要使它们融合成一体”（歌德，1985, p.120）。人既有别于其他事物，又与它们相联，他既是社会的人又是自然的人。人类自身也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人类集合起来才是真正的人，个人唯有觉悟到自己是融合在全体之中，他才能愉快幸福”（歌德，2013, p.396）。即是说，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本质上说都是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在这个统一体中，各个部分相互联系、彼此关联。因而个体总是处于关系之中，每个人都是“一个集体性人物，既代表他自己的功绩，也代表许多人的功绩。事实上我们全部都是些集体性人物，不管我们愿意把自己摆在什么地位”（歌德，1982, p.250）。而在茫茫宇宙中，人类社会又是和天地万物融合在一起的，构成了更高一级的共同体。

可以说，和莎士比亚一样，充满生机的世界和人类也是歌德的兴趣所在。他总是从世界、人类等某个更高的有机整体出发，去看待自然现象、文学作品、学科联系，以及思索更为抽象的时间和生命。这种整体论思想的核心是承认世界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肯定处于关系中的世界万物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影响。在此基础上，他总能洞见事物之间的联系：“生动的统一体的基本性质是：分离与结合。在一般中出现，在特殊中保持，变形，特殊化。……一切都相互影响，而且是在相同的意义和相同的程度上，因此即使发生最特殊的东西，总是作为最一般的东西的表象和象征而出现。”（王毓红，2016, p.14）如此，“每个存在的东西都是一切存在东西的类似物，所有现存事物对于我们总是同时显得既分散又联系”（王毓红，2016, p.14）。而且，“凡是真的、善的和美的事物，不管它们外表如何，都是简单的，并且还总是相似的”（歌德，1982, p.39）因此，歌德认为“所有各民族的最优秀的诗人和作家自古以来追求的就是人的普遍的东西。在每一个特殊之中，不管它是来自历史，来自神话，来自虚构，还是或多或少随意想出来的，人们都可以看到，那种普遍的东西越来越照射到民族性和个性之中，并贯穿其中。……在所有民族的文学中所显示的以及所谋求的那些，正好也就是其余民族应当具有的东西。”（歌德，1999, 第10卷, p.359）

正是这种世界是存在普遍联系的观点，让歌德善于发现和学习、吸收这些超越国家、民族、文化等界限的“善、高尚和美”（歌德，2013, p.283），也认为世界各国的文学和艺术作品里都存在具有普世意义的“有价值的题材”或“伟大的重要题材”。歌德在文学创作中也往往沿用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典题材。可以说，“除取自本国民间传说的《浮士德》外，其余作品的题材基本都来自国外。”（王毓红，2016, p.13）纵观歌德的整个文学生涯，再结合他一系列有关事物之间的影响、互文和传统主题、母题的论述，我们便不难理解他所说的“文学是一个世界的现象，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现象”。（王毓红，2016, p.13）同时也能深刻感受到歌德在论述“世界文学”这一理念时所提到的“全人类共通的同情心”、“诗是人类共同的财产”、“各民族间应当相互了解、彼此理解”、

“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灵活而奇妙的”等观点中所蕴含的整体性思想，而这些又与小说中威廉结业证书上“只有所有的人才构成人类，只有所有的力才形成世界”的格言契合无二。

分析至此已不难发现，处于“学习时代”的威廉与莎士比亚的每一处交叉点都蕴含着作者歌德对人生成长和人类世界的整体意识，以及背后那“单一”与“众多”、特殊与普遍之间辩证统一的和谐观。

三、自然哲学之根：和谐观中的整体论思想

在歌德的哲思宇宙中，“和谐”无疑是其中占据核心地位和绝对份量的概念。这种强调事物彼此之间和各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协调一致的整体论思想又是其和谐观中的精髓要义。歌德的和谐观既吸收了古希腊和谐思想、泛神论、对立观与整体论原则的传统，也受到“斯宾诺莎和同时代哲学家康德与费希特、艺术史家温克尔曼以及思想家赫尔德与挚友席勒的启发”（赵蕾莲，2016, p.140）。关于歌德和谐观的背景和内涵，此前已有学者做过深入研究，对此本文不再赘述。以下探索的焦点是歌德的和谐观和整体论思想与其自然哲学的密切联系。

歌德的诗人身份和文学生涯从来就不能与他进行的自然科学研究割裂开来。他就如同自己笔下的浮士德一般孜孜不倦地探寻着自然的法则和宇宙的奥秘，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事着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等多领域自然科学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领域，以自然借喻人和世界，甚至试图寻找到一个普遍的法则，以揭示万物的奥秘，进而形成了一个由整体性思维方式为指导的整体自然哲学观。

在歌德广泛而丰硕的自然科学成果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莫过于对植物的观察和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发轫的“形态学”。此中的“集大成者”便是那篇曾在科学界引发不小波澜的《植物变形记》（*Die Metamorphose der Pflanzen*）一文。

《植物变形记》的思想核心是探讨一年生植物从胚叶到开花至结果并产生种子的生长过程。在大量观察的基础上，歌德发现植物具有普遍的结构模型，而且联系着不同个体的这个模型在现实中是直观可见的。由于植物所处具体位置和营养条件的差异，它们会发生某些变化，甚至转变为另一种植物。就同一株植物的叶子而言，它们起初都很简单，然后逐渐分裂，继而变成鳞苞；在此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从一朵花里就可以看见一个新幼芽的萌生，它也能长出花朵来（莫光华，2014, pp.22-23）。

歌德将这种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现象命名为“变形”（*Metamorphose*），并由此引出了“叶子”（*Blatt*）的概念。他认为所有会变化的器官都可以看作“潜在的叶子”，类似于一种具有本质属性和普遍共性的原始植物模型。而植物的各部分器官也都是由“叶子”这一简单的器官经过不断变形而产生，所有植物也通过叶子这一共性的器官构成一个和谐统一却纷繁多变的植物王国，这正是歌德所追求的植物界的最高“类型”（*Typus*）。

歌德由此发展出的形态学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植物不论形成苗条，不论开花或结果，所有这些同一种器官在各种不同条件下、各种变化的形态下，完全按照自然的规定发生的。同一种器官在茎上作为叶子而展开，并变成极大程度的多样化的形状，然后收缩为花萼，再重新扩展为花瓣，收缩为器官，最后一次扩展为果实。在此基础上歌德又进一步提炼出了更抽象的规律：“我们

认识了形变的规律，根据这一规律，大自然借助一个部分来产生另一个部分，通过对唯一一个器官的种种变化，来呈现各式各样的形态。”（Goethe, 1982, 13Bde., p.64, 转引自莫光华，2014, p.25）也就是说，一切的形态处于不断的形成与变化之中，每个形态或者每个事物都是一个有机体，是由各组成部分按相应的目的构成的整体，这些部分之间存在内在关联。

如此，歌德为其有机的整体论思想确立了一个根本的发展原则，并把他的自然研究结论拓展到人的成长发展过程上。正如他在同名诗歌《植物变形记》中所言：

植物之子，也如人类之子一样——
幼苗越长越高，把各个器官组合成整体
再反复、再创造
可能发育成无穷尽的不同形态。（歌德，2008, p. 3）

这种将“植物之子”视同“人类之子”的观点与康德“在人性中有许多胚芽，而现在，把自然禀赋均衡地发展出来，把人性从其胚芽展开，使得人达到其规定，这是我们的事情”（康德，2008, pp.444-445）的教育观异曲同工。结合歌德的形态学而言，人的成长如同植物的生长。而待培育的“人性的胚芽”就如同植物潜藏着“普洛透斯”的原始器官“叶子”，在阳光、水分、空气、土壤等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外界环境的影响下变化出各种各样的形态，发展成千差万别的个性。

在观察植物生长过程中频繁的结构和形态变化时，歌德发现了扩展和收缩在植株生长过程中交替发生的原则：“首先，种子发生扩展，渐渐长出完全成形的茎生叶；然后，茎生叶收缩变形为花萼，花萼再扩展变形成花瓣；接着，花瓣收缩变形为植株的花蕊。我们即将目睹到最伟大的扩展变形——果实的扩展，以及最伟大的收缩变形——种子的收缩。”（歌德，2018, p.103）歌德将此由种子-茎叶-花萼-花瓣-花蕊-果实的六个步骤视为“大自然坚定、踏实地履行着它永恒不朽的工作”（歌德，2018, p.103）。而整个“工作过程”揭示出“自然的国度里存在着一条合乎法则的变化”（歌德，2018, p.6），即“贯穿自然界的两股强大驱动力”（歌德，2018, p.6）——“升华”（Steigerung）和“极性”。“升华”是一种上升的力量和向上发展的趋势。它“体现在植物上结构简单的、营养性的茎叶逐渐变成多彩的花瓣，接着又变形成为专门的生殖器官”（歌德，2018, p.6）。也就是上述步骤中“扩展、扩张”的部分。

而“极性”则是指两种力量不断地相互排斥、相互吸引的状态，即对立的双方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这种“极性原则”在植物领域表现为收缩和扩展两大力量在相互抗衡，交替作用，也就是扩展和收缩循环交替的过程。整个大自然的生命就在这一张一收之间“代代相承，直至时间的尽头”（歌德，2018, p.5）。

于是，在歌德的世界中，自然万物都在永不停歇地向上、向前发展，跟随大自然这个大心脏有节律地收缩和舒张。这一升一缩的运动，就如同造物主的呼吸。宇宙的脉搏就这样“沿着精神的阶梯”（歌德，2018, p.13）攀登，努力实现“更高层次的完美”（歌德，2018, p.4），并“从相对不成形的物质发展为内在的非物质理念得以完整展示的事物”。

整个这一过程中既包括了繁殖和育果的“正向”演进，也会出现“大自然似乎优柔寡断起来，松弛缓慢导致它的造物陷入易变的不稳定状态”（歌德，2018, p.14）——即后退的变形，甚至还

少不了“受偶然的外部因素（尤其指昆虫）影响而产生的变形”（歌德，2018, p.43），犹如人在成长路上迷失目标、误入歧途。

所以就歌德而言，“任何一株个别的植物总是受到两个潜在法则的共同影响，即‘受内在本质的法则影响，植物长成基本的形态’和‘受环境法则的影响，植物形态发生细微改变’。自然界中的有机形态通常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包含了“由内而外”和“由外而内两种方式。”（歌德，2018, pp.6-7）进言之，自然界的事物不仅表现在外在的物质层面，还表现为内在的理想层面或原型层面。因而，精神和物质，心灵和身体，思维和广延……都是构成整个宇宙的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歌德，2018, p.13）。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发展正是需要努力使这些要素之间实现和谐的相互关系。

这种揭示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适应的法则逐渐被歌德扩展为充满辩证哲理的整体论思想：“我们遇到的一切现象，必然是，要么暗示着一个本源性的、可能结合的分裂倾向，要么暗示着一个指向分裂的统一倾向，并以这种方式呈现自己。让统一者分裂，让分裂者统一，这就是自然的生命；这就是世界的永恒的收缩与扩张，永恒的结合与分离，就是世界的呼与吸。”（Goethe, 1982, 1Bde, p.488，转引自莫光华，2014, p.27）

在《学时时代》中，莎士比亚作品对威廉的启发和影响，以及威廉从迷茫的歧途走向“德艺兼备”、“内外兼修”的过程，正是歌德的这一辩证法则和有机发展观在文学创作与人物塑造上的具体表现。歌德形态学中提出的所有植物均建立在一个相同的基础——即“原型植物（Urpflanze）”之上的“一切皆叶”概念，不仅解释了为何纷繁复杂的不同植物之间存在明显的统一性，并且阐明了植株不同器官间的关系：“不管植株各个器官的形态是多么的千差万别，它们循序生长、发育的本质都是一致的。”（歌德，2018, p.96）更为和植物一样同属“自然链条”的人共同构成一个统一体的整体人类观提供了思想基础——每个个体或民族都是世界和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既包含普遍的共同属性，又拥有自身的独特价值，二者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关系。这也与歌德呼吁的“世界关系以及人的关系前景更为广阔……整体对我们具有巨大的价值”（歌德，1999, 第 10 卷，p.409）相互印证。因此在《学习时代中》，揭示人类命运之谜的莎翁作品能让威廉意识到“只有所有的人才构成人类”“不是靠一个人，而是靠很多人”，这样的观念也被作为“结业”的关键要旨铭写在羊皮证书上。

结语

哈姆雷特对威廉的感染与触动中，闪烁着莎翁与歌德这两位西方文学天空中最亮的巨星在思想碰撞时发出的璀璨光芒。这光芒折射出歌德倾尽一生所寻求的自然法则和宇宙奥秘，即从宏观出发，在联系中把握事物，将被割裂之物进行整合并重新统一，最终得出一个能涵盖一切现象的共同原则，从而洞察万有之本质：发展是有机辩证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人类是和谐共生的。在这种“一生万物、万物归一”的整体论思想指引下，人们得以克服自身的理性局限，打开格局，见微知著，从而尽可能地接近人性发展与人类世界的最高真理。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德语奇幻文学的类型演变与发展”（项目编号：20G008）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Wang We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2-5973-9152>

References

- Dilthey, W. (1988). "Der Bildungsroman." In R. Selbmann (Ed.),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ildungsromans* (pp. 120-122),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 Goethe, J. W. (1982). *Werke. 13 Bde.*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 Goethe, J. W. (1887-1919). *Werke. Abtlg. I-IV. 133 Bde.* H. Böhlau.
- 歌德 (1982): 《歌德谈话录》, 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 [Goethe, J.W. (1982). *Gespräche mit Goethe*, trans. Zhu Guangqian.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歌德 (1985): 《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 程代熙、张惠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Goethe, J. W. (1985). *The Maxims and Reflections of Goethe*, trans. Cheng Daixi, Zhang Huimin.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歌德 (1999): 《歌德文集 (第 10 卷)》, 范大灿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 [Goethe, J. W. (1999). *Werke. 10 Bde*, trans. Fan Dacan et al.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歌德 (2013): 《歌德自传: 诗与真》, 刘思慕译。华文出版社。
- [Goethe, J. W. (2013). *Truth and poetry, from my own life*, trans. Liu Simu. Sino-Culture Press.]
- 歌德 (2017):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杨武能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 [Goethe, J. W. (2017).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trans. Yang Wuneng. Sichu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 歌德 (2018): 《植物变形记》, 范娟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 [Goethe, J. W. (2018). *The metamorphosis of plants*, trans. Fan Juan.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 Humboldt, W. Von. (1903). "Ideen zu einem Versuch, 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s zu bestimmen." In Königlich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Ed.), *Wilhelm von Humboldts Gesammelte Schriften. Abtl. 1. Bd. I: Werke I* (pp. 97-254), Behr.
- 贾涵斐 (2018): “知识秩序中‘完整的人’——论歌德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 《外国文学》(04): 73-82。
- [Jia Hanfei (2018). "'The Whole Man' in the Order of Knowledge: On Goethe's Novel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Foreign Literature* (04): 73-84. DOI: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18.04.008>]
- 康德 (2008): 《康德著作全集》, 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Kant, I. (2008). *Kant's collected works*, trans. Li Qiul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莫光华 (2014): “歌德的形态学发展观”, 《科学文化评论》(04): 19-31。
- [Mo Guanghua (2014). "Goethe's Morphological Development View." *Science & Culture Review* (04): 19-31.]
- Müller, K.-D. (2016). "Wilhelm Meisters Weg in ein tätiges Leben. Jarno als Mentor." *Goethe-Jahrbuch* (133): 57-91.
- 王毓红 (2016): “‘自我化’与‘无我化’: 歌德比较文学思想研究”, 《西华大学学报》(03): 9-21。
- [Wang Yuhong (2016). "'Verselbstnen' and 'Entselbstigen': Goethe's Though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Journal of Xihua University* (03): 9-21. DOI: <https://doi.org/10.19642/j.issn.1672-8505.2016.03.002>]
- 赵蕾莲 (2016): “论歌德的和谐观”, 《德国研究》(04): 127-148。
- [Zhao Leilian (2016). "Über Goethes Harmoniedenken." *Deutschland-Studien* (04): 127-148.]